

第十冊

史治
爵秩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吏治類

朱之錫督河

朱之錫字梅麓。順治中督河道時。運河夏淺。而黃河秋決。馳視南北。自爲短歌。俾道人循行諭之。無不踴躍趨事。卒於官。瀕河多立廟祀之。

李贊元捕段世昌

順治中鄂有大猾段世昌。稔惡萬端。會李贊元以兵部侍郎出按楚。佯置不問。一日。餞客江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卽置之獄。遠近顯要。爲之求解。李立杖殺之。當世昌入獄時。語其家人曰。曾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卽祿盡時也。李初名立。字望石。山東海陽人。

李敏達治盜

李敏達公衛長於治盜。所轄地方。不逐娼妓。不禁樗蒲。不擾茶坊酒肆。曰。此盜綫也。絕之。則盜難蹤迹矣。

鮑鈐賦詩不廢吏事

鮑鈐知長興。癖好詩。總督李敏達公衛嘗謂湖州守曰。長興今日賦詩。吾將劾之。後徐察其不廢吏事。百務修舉。部民頌之。乃喜。

楊雍正高要治績

楊少司馬雍正。以高要令行取入臺。作令一載。卽就徵。蓋治行尤異也。高要當廣右之衝。制府駐節焉。於是師行絡驛。供億甚煩。每羽書至。徵民夫累百。繫若犬羊。置隙地。時下車未久。值歲除。飲椒酒。忽起立曰。民夫亦人子。何忍使之露宿。命徙廊廡。徹酒食。給之。夫泥首謝。有泣下者。平南靖南二藩同鎮南海。鹽穀絲麻。輸官價百倍。而縣境羚羊峽產硯。遣其掾采石。日役夫匠無算。篝火入巖穴。多失氣死。楊力減浮費。掾以硯奉。力卻不受。軍中索榕樹條爲縉繩。以燃礮火。風雨不熄。有百夫長持兵符下縣徵解。語不遜。坐而撻之。泣告其帥。

帥愬之制府王國光王曰書生彊直廉吏方剛是不可犯乃杖百夫長而薦楊於朝。

王國安摘伏如神

漢軍王侍郎國安康熙初撫浙勤敏彊記所部吏民賢不肖及姦宄姓名各有記籍摘伏如神嘗晨坐聽事屬吏以次晉謁復延見鄉里耆老問疾苦甫闔扉遽微服行闐闐間或單騎出入山谷訪諸不逞者立擒之遠近駭服浙人稱爲王闔羅。

于清端問民疾苦

于清端公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順治丙申以副貢知羅城縣年四十有五矣臨行與友書曰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羅城煙瘴地官廨在叢箐間插棘爲門虎白晝行庭中于累土爲几案旁置鑿釜一孟一召百姓從容問疾苦皆感其至誠益樂就之。

初鄰獠歲率三四至殺掠人畜乃嚴保伍勒鄉兵將搗其巢獠懼自投不敢復

犯界。數遣子女問安。春時。命兩犛舁竹輿。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率婦子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獎勤扶惰。民大勸。

于清端捕盜

于清端知黃州時。聞盜魁張某所居之屋。崇閤高垣。捕役多取食焉。慮少遼緩。奸不得。乃半途微服。傭於其家。詭名楊二。司洒掃。惟謹。張愛之。使爲羣盜先。居無幾何。盡悉盜之伴侶窩藏。暨機密綽號。乃遁去。鳴鉦到官。一日。集健步約曰。從吾禽盜。具儀仗兵械。稱媿前行。至張所。排衙於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猶抵攔。于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也。張驚伏地請死。于袖出大案數十擲與之。曰。爲辦此。足以贖矣。張唯唯。留健役助之。不數日。羣盜盡獲。

于襄勤善政皆實

于襄勤公與清端同名。宦蹟亦與清端相追逐。人稱清端爲老于成龍。襄勤爲小于成龍。襄勤初以樂亭令。權知灤州。緣罪囚脫逃。應降調。樂亭民列其善政。叩閭籲留。部議以保留違禁。械爲首者。繫於獄。逾年。縣民再叩閭。巡撫金世德。

察奏所列善政皆實。始復襄勤官。嗣清端撫直。識其賢。清端遷兩江總督。疏薦其可大用。尋以江寧府闕員。請敕廷推清操久著與于成龍相類者。上果以襄勤任之。

吳興祚歷官治蹟

山陰吳留村名興祚。中順治戊子進士。時年十七。明年選江西萍鄉縣知縣。改山西大寧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鐫級。左補江南無錫縣知縣。時忽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之。詰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尙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後數年。聞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中途忽逢盜劫。已而盡還之。盜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卽向所持札取庫金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爲內應。將以報之。時閩浙總督爲姚啓聖。與吳同鄉也。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丙辰冬。八閩旣復。姚以吳功績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擢兩廣總督。

吳在無錫時。前官虧帑金罷不得歸者三人。役之在獄者三十餘人。吳慨然力爲補苴。請豁官得歸。役得出獄。僉曰。吳公生我。縣田久不清丈。飛詭隱匿。弊百出。輸役者至破家。吳以入官田千餘畝。賣爲役費。民害遂除。康熙己酉庚戌。水旱洊臻。爲分鄉賑粥之法。全活無算。蘇州駐防兵回旗。吳請令箭於都統。單騎彈壓。有取民一雞者。立笞之。以故兵過而民不知。旣膺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蒙庥者。自縣治以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閶門。八九十里。號泣攀留。不下數萬人。其搢紳及受知之士。則操舟祖道。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路者。亦連檣數十里。依依不舍。

李文襄活民一百二十餘萬

武定李文襄公之芳爲言官。侃侃謇謇。聖祖呼爲眞御史。出任封疆。勲績尤著。當康熙親王統師入閩時。方督閩浙。移鎮衢州。遣師平江西諸賊。民有陷賊來歸者。爲茅屋二千餘間。別男女居之。給其食。有田者予以耕具。又命屬官於入閩通衢。設粥廠。食饑民。凡五年。活民至一百二十餘萬。

陸清獻待完糧之民

平湖陸清獻公隴其宰嘉定時。民有逋糧者。將責之。哀祈俟下限。及期。果盡完。清獻怒曰。若必作賊矣。向累比不應。知汝窮。無親戚援也。今何以得此。民大慟。曰。公爲宰。焉敢盜。某恐累公考成。賣女與鄰家。以完公事耳。呼鄰父子詢之。確并令民女偕來。視女相莊雅。鄰子粗識文字。卽令女拜清獻爲父。夫人授以簪珥。鼓吹合卺焉。

葉燮寶應治績

嘉善葉燮知寶應縣。修決隄。出誣服殺人者。政聲大起。而不容於上官。不二年。落職。欣然曰。吾與廉吏並登白簡。榮於遷除矣。時嘉定令陸清獻公亦被劾也。

繆燧宰定海二十二年

定海北門外普慈寺旁有繆燧衣冠墓。燧江陰人。康熙乙亥至定海。實國朝第一任之知縣也。宰定二十二年。惠政不勝枚舉。時值兵燹之後。瘡痍滿目。繆拊循綏集。俾遺民得漸謀生聚。沒後。居民爭留骸骨。至與繆子弟涉訟經年。不勝。

乃留葬衣冠。歲時祭掃不絕。

董訥做好官

平原董近堂總督訥督兩江。惠政及民。以事去官。康熙己卯。聖祖南巡。父老迎駕者千萬人。咸籲懇還總督任。上許之。謂董曰。汝做好官。江南人爲汝建一小廟矣。

王濡扁舟出巡

睢州王脊夫廉訪濡。爲江南糧儲道。扁舟出巡。宜興僻處萬山中。一夕忽至。百姓訝曰。吾儕不見糧道久矣。今乃飛至耶。因號曰飛糧道。聖祖南巡。力疾迎覲。上顧蘇撫宋犖曰。朕聞王濡督糧儲時甚好。

沈端恪籌臺

仁和沈端恪公近思作遠慮論四篇。皆爲臺灣作。一謂臺地宜分爲八縣。地方官易於約束人民。二謂宜收桀驁之徒爲兵。三謂宜令渡臺之民。搬取家屬。團圍保聚。四謂宜各設義學於鄉村。以化強暴之風。

張連登捕王爾銀

張中丞連登。咸陽人。康熙庚寅。授湖北按察使。四月初三日爲誕辰。先四日。觴客於署。日昃。酒三巡。門者入耳語。移時。張無言。起如廁。俄而侍者傳言。張腹痛。命七郎主席。少選。又傳言。疾稍可。行卽出。請坐客盡歡。毋遽散。旋命閉門。犒從者。良久。復白曰。疾良已。方理文書。竣畢。當出。與諸公痛飲耳。

客如命待之。忽聞鼓聲。則已坐堂皇矣。驚問侍者。乃曰。曩疾。僞也。適有僧自卓刀泉來上變。屏人問之。有陶工王爾銀者。潛居漢口。庀器械。私署文武。將以其生日爲變。以僧有能力。遣其徒李五等十六人入寺。脅之曰。從我。當貴。不然。死刃下。僧陽喜。飲之酒。餽得其實。卽來報。云。今皆醉臥。速往。可擒也。張領之。密遣員渡江。跡至寺中。羣賊方酣醉。命衆卒圍寺外。大呼而入。羣賊驚起。曰。呀。水發矣。水發者。賊中廋詞。謂消息漏洩也。遂械以歸。靡得脫者。今至矣。客始錯愕。罷酒。張驗問諸囚反狀。下之獄。旋出示曰。反者某某。於衆人無與。所得誓書。愚民。罪名其間。皆由逼脅。非本心。已焚之矣。其各安業。毋惑浮言。反側者。轉相告語。

一夕盡散。

時總督額倫特適赴湘。清丈田畝。巡撫劉殿衡以萬壽節。方祝釐於武當山。先後聞警報。額曰。張臬司自能辦此。旬餘。額劉旋省。勞之曰。君不動聲色。了此大事。入告後。行得楸賞矣。張曰。不可。此案上聞。必下廷議。往返咨報。動經旬月。且更必嚴治脅從。反側者無以自安。慮復有變。本司昔官青州。饑民攻城掠食。惟擒一二元兇置之法。餘悉不問。後卒無事。况公等重臣。得專制閫外乎。不如勿上聞。令反側自安。倘遭吏議。某不愛一官。以紓楚難。敢過望耶。額劉皆歎服曰。此眞人所難能。君非惟有定變才。德量亦過人遠矣。然此中有姚道人者。故大兇也。未獲。奈何。張曰。已名捕矣。度七日可獲。曰。何速也。曰。茲訊諸囚。知其人肥而多鬚。黑子著面成塊。可寸許。毛叢生。年五十餘。景陵西鄉。其舊游處。已檄縣令繪圖往捕。計日可至。已而果然。

獄既成。止杖殺首亂者七人於黃龍山下閱馬廠。餘區別處分。或直遣歸其鄉。蓋中多贛皖人也。後卒以此變獲上知。超授刑部侍郎。旋出撫湖北。

徐文敬撫汴治績

錢塘徐文敬公潮嘗於康熙庚辰。以刑部侍郎出撫河南。潔已奉公。前此通省火耗。州縣官意爲輕重。文敬下令無過一分。南陽黑鉛。衛輝漕米。向皆假手胥吏。恣爲侵漁。文敬洞悉情弊。責成州縣官自辦。吏遂不敢舞弊。並汰庶人之隸名於官者。以均徭賦。教民開溝洫。開封五府洊饑。疏請漕糧暫徵改折。出常平義倉米。以平市價。復作糜粥以食饑者。

施世綸所至民懷

施世綸居官廉強恤下。初知江蘇泰州。值淮安下河被水。詔遣兩大臣蒞州督隄工。從者驛騷閭里。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勦官兵過境。沿途攘奪。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梃。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斂手去。守揚州江寧。所至民懷。以父靖海侯琅憂去。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錢一文。建雙亭於府署前。名一文亭。累遷。督漕運。奉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爲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施子知會寧也。微詞要挾。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顧。何

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官。

楊秘爲固安一好官

光祿寺少卿楊秘靜山。康熙時知固安。預修永定河。時永定河道黃某賦役錢不均。遲延及冬。朝涉者股戰。楊憐之。許日出後下鏹。黃巡工。遲民之來。欲笞之。楊力爭不得。乃直前牽馬至凍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春。公重裘。尙瑟縮。乃責此赤脰者。戴星來耶。黃大悲。將繕牒劾之。會巡撫李文貞過柳家口。聞其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

及調宛平。聖祖巡畿南。固安老幼爭乞留之。聖祖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對曰。何不別以一好官與宛平耶。聖祖大笑。以爲誠。許食知州俸。仍令固安。

尋遷雲南麗江府。麗江故苗地。新歸版籍。乃召土官爲典史。諸里魁以頭目充。令人樹榆一本。畝蓄水一溝。建文廟。定婚喪之制。期年歲熟。俗爲一變。民飾廟以祀。號第一太守祠。

陸琦深得士心

康熙間嘉興陸太常琦任廣西學政深得士心謝侍御濟世有祭陸太常文略曰先生之督學吾粵也問何餬口曰有學租朝粥暮飯人曰窮宗師其閱卷也手定甲乙廢寢食人曰勞宗師征鞍初卸請業請益紛來前人曰老教書宗師及其去也十二郡士子無不黯然悲者

太常有遺言一紙述其先人儒素固窮以及生平遭際辭氣間皆抑然自下末乃道其所得力處以示子孫曰不妄交一人不妄爲一事不妄取一錢

趙恭毅問政得失

趙恭毅公申喬撫楚時嘗微服偕藩臬之市肆中問政得失市人盛稱趙而詆兩人兩人愧汗不敢出一語乃偕藩臬去頃復還呼其人謂之曰若言兩司過兩司必怒若然有我在無恐因以所攜扇貽之曰持此謁藩司則無事矣明日藩司以扇還趙趙徐語曰人言可畏也其後藩臬亦奉法屬縣水災與一僕操小舟抵城下晨興坐縣堂令驚起伏謁惟索米飲一甌啜已卽去

陳汝咸爲好官

鄞陳莘學名汝咸。隨父講學證人社中。專力於慎獨之旨。康熙辛未成進士。散館。改知縣。宰漳浦十三年。循績惠政。不可殫紀。調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籲留。不可歸。收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去之日。民扶老攜幼環跪街巷。泣曰。公毋去。活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陳下輿。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間道從北門逸去。民追思不已。卽於北門構月湖書院。塑像瞻拜。世稱月湖先生。在南靖善治盜。頌聲大作。

內召。由主事擢御史。疏言閩海掛號之弊。聖祖嘉納。賞賚食物。時海賊陳尙義乞降。自請入海撫之。陛辭。溫諭曰。汝乃近御之臣。風濤不測。不必親下海。後隨行之千總果遇颶風。事竣復命。聖祖又諭曰。汝若同入海。不受驚耶。癸巳。奉使至湖廣。祭告諸陵。兼資駐防士卒。出入紅苗界。默籌久遠之策。猺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乃爲竹枝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明年。甘肅報荒。復奉使出撫。臨行。聖祖諭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蓀容土蓀。朕亦嘗之。頗美。可

啖也。頓首謝。入境。見野有餓殍。卽不復御酒肉。撫慰饑民。嘗步行一日踰九嶺。至平涼。發貯穀。并移鎮原倉米賑之。以勞卒於固原。有司檢視其囊。僅衣一襲。錢一緡而已。訃聞。聖祖憫悼。稱好官可惜者再。

鄂文端治盜

鄂文端公爾泰。自浙撫遷桂撫時。道出湘江。將入零陵。有中使馳令受詔。時世宗尙束濕之治。中外受命者莫不震懼。文端奉詔欲啓。中使曰。上旨令公抵任後發。文端如命。及至桂。發詔。乃命捕某劇盜。限三日解入都也。文端爲之悚息。密召幹吏授以方略。果卽就獲。如命解都。

郭廷翥爲郭青天

郭廷翥。卽墨人。總督琇子。以舉人入官。乾隆丁巳。知嘉興府。蒞任日。挈二子以隨。日惟布衣蔬食。見之者不知其爲太守也。明於斷獄。多善政。嘉善奸民富大等。以採生折割爲事。嘗誘孩提殘損之。密訪寘之法。人稱之曰郭青天。

乾隆初旗籍督撫得人

高宗初政。擢用旗籍諸臣爲疆吏。若簡儀親王德沛尹文端公黃文襄公是也。他如那蘇圖以武臣起家。歷任七省制軍。薨日。家無擔石。其撫苗一疏。豫知紅苗之亂。尤有卓見。吳春麓侍御讀其疏。嘗曰。那公初無赫赫名。乃能深慮至此。勝黔督名將多矣。時黔督爲張廣泗。固以知兵著稱於時也。馬爾泰爲費直義後裔。任兩江閩浙諸省總督。亦以廉謹稱職。策楞爲果毅公裔。性剛毅。爲僚屬所怨。而識見明敏。卒爲世重。雅爾圖明醫理。嘗侍孝聖后醫藥。爲上所倚重。撫河南時。亦以廉潔著。請罷田文鏡一疏。世多稱之。傅德清貞剛介。講程朱之學。爲徐文定楊文定所賞。任豫撫時。前撫王士俊以苛酷爲民所怨。甫下車。立更其制。歡聲徧野。有三月魯治之稱。

簡儀親王重民事

甘肅地瘠。歲常歉。有司視爲固然。無報災成例。簡儀親王外任之始。卽出撫甘肅。會兩月不雨。旱甚。立馳奏賑之。高宗卽位。遷湖廣總督。調閩浙。再移江南。所至。黜陟至公。尤重民事。乾隆壬戌。淮揚大水。王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實麥餅。